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七・史部・政書類

古今治平畧三十三卷(卷二十至卷三十三)

〔明〕朱健撰

2455/07

古今治平畧二

〔明〕朱健撰

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
鍾鉉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〇三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鍾源長仁孺父較

學較篇

三代學較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卽學以藏柔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古今治平畧 二代學較 卷二十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襲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較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南校在其西常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

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

簫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弦秋學禮在焉澤宮

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

賑獻猷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

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

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亦有大學有

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

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

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較 卷二十

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曰至德敏德

孝德教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民養以道而教

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教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

廷喪紀軍旅車馬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

子弟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

曰興道誦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以樂

儀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釐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提其怠慢者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蒞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非語存其心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綬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敎業樂群焉五年視博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

而敎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如室家長幼洒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敎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飲乃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敎其所治于是比長掌其比之敎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敎于微渺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若春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四

秋祭樂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當是時敎始于比閭設于州鄉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敎也至其不率敎者亦不遽棄也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至是而猶不變焉然後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率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然後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外此則無不盡侯明捷記之方以並生之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枝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五

見聞有不待閱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而當其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蓋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

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心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爲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于典樂殷之太學藏于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藏是爲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爲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爲和非禮無以爲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六

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禮之爲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鼓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後茲豈非禮樂之相爲用耶常觀大胥掌致諸于春入學則先舍采而後合舞蓋釋奠于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典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既舍采合舞于其春，而後頒學合聲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造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較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備於此。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七

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繇乎學校，所教不繇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黨在州，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親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禁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繇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八

項平甫曰：周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無一事無法者，而獨于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

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九

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卿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方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魯子岡曰。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常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

其恭讓進才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于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

古今治平畧

三代學教

卷二十

十

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訓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才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

永則中才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才之不成。天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才。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古今治平畧

三才學教

卷二十

十一

兩漢學較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馴及於其大人。表矜城闕。詩用爲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故。閔王道之廢。邪說大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較

卷二十

十二

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越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廢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嫻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教

卷二十一

十三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著選首于一唱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其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實清淨慈儉爲道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教

卷二十一

十四

得矣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曰庠周日序兩建首善自京師始縣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諸大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校

卷二十

十五

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關西瑯琊千乘間教授生徒復往往千餘人猶不屬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醇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濮仲翁及卽位乃詔諸儒論五經剛興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稱制臨決而經學高等者增立博士員以傳習之元帝好儒謹嚴

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號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讞而已哀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校

卷二十

十六

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任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焉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太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醕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始冠通天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畧

卷二十一

十七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綈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較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較置五經師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

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衆家意深遠矣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林永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大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有十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畧

卷二十一

十八

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譁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臆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豐徐防並陳敦學之宜

又言儒職多非其人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華萐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紛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迨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庠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巽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琬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

卷二十

十九

廟故朝多儒儒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首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審察之忠習談議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

之間今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于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令察舉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又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

卷二十

二十

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而安帝覽政薄文藝弗好也於是博士倚席不講朋徒怠散學舍頽弊順帝初作大匠翟輔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士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詔繕太學更開拓房舍焉陽嘉元年

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二十八人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之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實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千卿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延禧

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惜言果驗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諷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也亦後隨筆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麤廩。建廡櫺動有千百。其著名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教

卷二十

二十三

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廷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鑿。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譎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

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寧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鬪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狠狠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剗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

古今治平畧

兩漢學教

卷二十

二十四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延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